

朵朵蓮花化為良宅千棟

◎ 徐祥明

一九九四年初，在尼泊爾南部薩拉衣縣絨卡波卡里的一片遼闊草原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人潮，七百五十位建築工人浩浩蕩蕩地集結在這片平坦寬闊的建地上，他們將在這塊土地上工作四個月，為水患災民們重建家園。在這羣建築工人當中，約有半數以上的工人本身便是水患受害者，也是未來可以遷入慈濟愛心社區的受益戶，見到他們人人喜形於色，既興奮又賣力地為新家園工作好像在辦喜事一般。鄰近地區的村民們更是好奇，紛紛圍籠四周湊個熱鬧。原本荒涼的鄉間野地，不一會兒工夫便熱鬧滾滾。

一位正在挖地基的建築工人，透過翻譯用尼泊爾語告訴我，他本身便是這次水患的受害者，洪水過後他所有的財產都被沖走；全家大小倖存，是他

唯一比其他受害者幸運的地方。災後一家五口靠撿拾野菜度日，經常因為找不到食物全家餓肚子，對未來能不能繼續活下去都沒把握，根本沒想到能重建家園；慈濟前來賑災，不但給他們工作及房子，更帶給他們生存的希望。說著說著，這位皮膚黝黑滿臉皺紋的中年人，竟然已是淚流滿面：「當下我心中非常感動，倒不是為了這位建築工人的一番話，而是想到這麼多的師兄師姊們，不但在臺灣乃至在全世界各地辛苦募款，眾多的善心人士願意付出他們的愛心，才能讓這麼多素昧平生的尼泊爾水患災民們得到幫助，這是多麼殊勝的因緣。感謝有這麼多可愛的慈濟人，讓這世界增添了許多愛與關懷。」

如今回想到這位中年男子的哭泣，不禁勾起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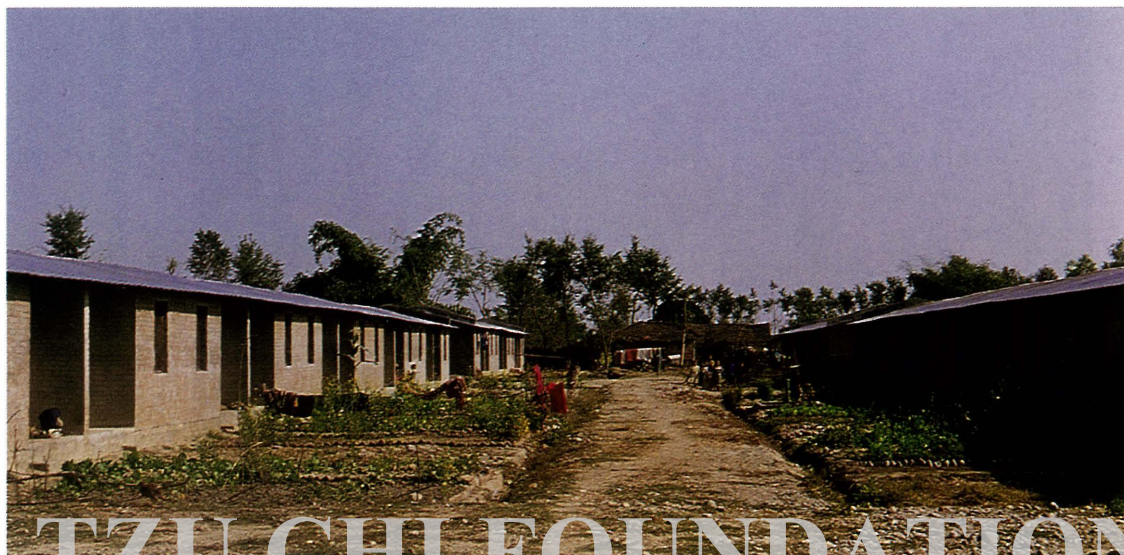
■ 慈濟為尼泊爾水患災民興建的「愛心屋」，不僅工程品質良好，進度也超前。

TZU CHI FOUNDATION

一九九四年八月間在非洲參與盧安達世紀難民救援工作時的回憶。在戈馬城的難民營裏，見到一位母親抱著懷中剛斷了氣的孩子，臉上沒有一絲表情，沒有淚水也沒有哭泣，已是到了萬念俱灰的境地，對人世間已不再抱持任何希望；對生活在極端痛苦中的盧安達難民而言，死亡或許是另一種方式的休息與解脫，哭泣對他們而言似乎已不具任何意義。

走在遼闊的建築工地上，看不到現代化的挖土機、攪拌機或輸送帶，有的是穿梭在人潮中的童工，是頭頂著層層磚塊的工人；在貧窮落後的尼泊爾南方，建築完全依賴人工及獸力，用著最簡單不過的工具做事，一塊布擱在頭頂便成了運送磚塊的好工具，一個人平均一次可以頂上十四塊至十六塊磚，毫不費事地行動自如；尼泊爾人的「頂上工夫」非常了得，不只頭上可以頂著磚塊，連砂石、攪好的混泥土、水桶等等一概往頭頂上放。我發現這門工夫，在非洲、中南美洲及東南亞似乎特別流行，反倒是臺灣、日本、中國大陸或歐美等國鮮少看到這類鏡頭。





TZU CHI FOUNDATION

慈濟村的規畫也考慮到
當地住民的實際需要，
每家門前皆有一塊空地，
供住民種植雜糧作物。
增加收入。



TZU CHI FOUNDATION

在一場洪澇之後，
歷經流離失所的災民們，
獲得慈濟重建家園，
調養生息之後，
恢復往昔的生活。



TZU CHI FOUNDATION

教育為百年大計，
災民的家園雖仍百廢待舉，
但對小孩的教育依然重視，
災民利用慈濟愛心屋作為教室，
傳授孩童學識。



慈濟與尼國政府經過充分的溝通，
挑選最適合的地點與面積，
作為慈濟興建新社區的預定地。
圖中為寶拉伊三百戶建地，
面積十一公頃。



TZU CHI FOUNDATION

孩童迫不及待地想早日遷入新居，
成天跑來建地，
看他們夢想中的新家園。



敘卡波卡里建地五百戶愛心屋興建工程必須在六月份雨季來臨前完成，需要特別趕工。尼泊爾南方地區進入四月份以後便非常燥熱，白晝平均氣溫約攝氏四十三度，有時更高達四十九度，這樣的高溫一直持續到六月雨季來臨後才能稍見好轉，工人們必須清晨四點多起床上班，上午十點左右暫停工作，下午大約三、四點以後復工，直到晚上七點多才休息。爲了因應這種分段工作時間，工人們全部住宿在工地上；晚間在一片漆黑的大地上，一座座小篷子裏透出煤油燈光忽明忽滅，就好像螢火蟲在追逐戲耍一般。

■ 建地開始動工後慈濟工作人員必須經常往返建地督導工程品質，途中也難免遇到種種狀況。有一回車行中，吉普車的擋風玻璃突然爆裂，團員們虛驚一場。為了趕路，團員坐在沒有擋風玻璃的車內，不但忍受一路塵土，也在夜裏飽嘗寒風刺骨的滋味。（上圖左、右）



■ 一九九四年六月間，在尼泊爾南部，高齡的吉普車再度拋錨，團員在烈日下頂著四十二度的高溫修車，是一段非常難忘的體驗。（左圖）



住在建地簡陋的工寮中，生活必然非常辛苦，尤其尼泊爾南部旱季尾聲時的酷熱氣候更是不易忍受，這羣工人們的勞苦程度想而可見，成就一件大事不是少數人的功勞，而是許許多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見到這羣建築工人們默默地耕耘，辛勤地付出，我的內心非常感動，感恩他們共同成就尼泊爾賑災工作，感恩他們讓許許多多慈濟人的愛心可以具體化做一棟棟愛心屋。

緊接著敍卡波卡里建地後開工的是勞特哈特縣寶拉衣三百戶愛心社區及桑塔普六百戶愛心社區，至於馬克萬普縣的四百戶社區，則因為當地政府作業時間較緩，延了些時日，是最後開工的建地。

在愛心屋興建施工期間，每月至少有一至二批慈濟人不辭勞苦深入南方建地，勘察施工進度及督導工程品質；希望能提供安全堅固的理想社區給災民，四月份氣溫最為炙熱的時候，吳添福師兄及黃春騰組長志願留在建地上駐點，這分爲了災民犧牲奉獻的大愛精神，是支持他們面對一切艱苦，甘願做歡喜受的力量來源。

中國俗話說：「好心有好報」，佛法也勸勉大家「種善因得善果」，慈濟人喜歡結好緣，自然經常做起事來左右逢源，得到不少意想不到的助力，在這段工作期間我經常可以體會到這種經驗；記得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份，我從馬克萬普縣搭吉普車前往勞特哈特縣建地，一路氣溫高達四十度，由於車子過於老舊竟然在一片荒野上拋錨；在高溫蒸熔下，柏油路面已軟化，道路上不斷地冒出水蒸氣，彷彿整座大地即將沸騰一般，正當大夥坐困愁城時，竟然冒出一位尼泊爾人自願前來幫忙，在這麼炙熱的荒野上，想看到一個人影都不容易，何況要找到懂得修車的尼泊爾人更是不敢想像。

一回我們晚間十二時才抵達薩拉衣縣水利局招待所，雖然已是午夜時分溫度依然十分燥熱，連牆壁都會燙人，可以想見當時的高溫情形，由於隔天一大早還有許多工作，大夥也忙了一整天，也非常需要睡眠，在這樣的高溫下可真不容易入睡；而我正擔憂著這件事的當頭，沒想到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竟然下起大雨，刮起涼風，讓幾位師兄姊妹們一

覺到天明，養足了充沛的精神與體力，讓大夥兒在隔天可以承擔更多的工作。

另有一回，我們只有四位師兄，必須在一天之內勘察五百戶房舍的施工品質，在高溫的夏季，是非常不容易完成工作的。尚未抵達建地前，當地白晝氣溫一直維持在攝氏四十三度的高溫；然而，當我們一大清早來到建地，卻覺得氣溫分外涼爽，微風輕拂野花飄舞，直到正午時分依舊涼爽，現場工人們無不感到意外，當天取消了分段工作的方式，全天正常施工，當地工程監造人員陪著我們以一天的時間順利完成勘察工作；黃昏舉行檢討會時，幾位當地工程師紛紛議論這特殊的現象，據建設公司負責人馬拉先生表示，當慈濟師兄們離開薩拉衣縣後，氣溫又回復到四十餘度高溫。

一千八百戶愛心屋建房工作是尼泊爾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社區建設工程，引起尼泊爾舉國注目，在工程期間也曾有少數沒有爭取到工程的建設公司製造謠言，買通記者發布不實消息，後來經過國家社會福利委員會官員會同建築師及工程專家以十天

時間前往建地詳細瞭解工程後，製作了一份完整勘察報告呈報總理，內容除了詳述施工情形，並附有許多現場照片。

依據尼泊爾國家社會福利委員會的報告，他們認為這批災區重建工程品質遠高於尼泊爾政府訂定的國家標準，並在報章上發表新聞澄清謠傳；接下來幾個月當中，尼泊爾中央政府建設部、觀光部、中央重建委員會的首長及相關官員們經常連袂前往建地參觀，對這整體設計的社區非常稱讚，他們要將這模式作為日後尼泊爾社區發展的重要參考。經由各級官員們的口碑，尼泊爾副總理也在一九九五年二月親自前往各個已分配給受益戶的慈濟愛心社區參觀；據當地官員表示，甚至國王也委派王子搭乘直升機來到慈濟社區參觀，將所見所聞直接向國王報告。慈濟愛心屋建房工作在尼泊爾引起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這段工程期間，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兩位尼泊爾人分別是薩拉衣縣的縣長及國家社會福利委員會主任委員卡納爾先生，薩拉衣縣縣長是位年約五十



■ 參與監督營建工程的鍾子芳，利用自加德滿都帶食物和難民營的孩子們結緣。

歲，身軀肥胖皮膚黝黑的中年人，喜歡戴著尼泊爾傳統圓頂帽，掛著一副墨鏡；他是一位愛民的地方官，幾乎每次我來到建地時都可以見到他，據說他每個禮拜至少來到建地一趟，每次都必須搭乘吉普車走著四十幾分鐘顛簸的道路來到這裏。他到達建地後總是先繞一圈工地後，便挑個樹蔭地方坐著，一坐便是個把個鐘頭，直到日落時分才離去。他告訴我，每當他看到建房一天天地蓋起來，他便覺得非常高興，因為那些災民們幸福的日子隨著工期推

展而逐漸接近了！見到這位愛民如己的好官，我的心中也覺得好生溫暖。

另一位讓我感到非常懷念的尼泊爾人便是卡納爾先生，他原來是尼泊爾國立大學的教授，被總理延攬入閣，他是一位樸實沒有官架子的閣員。為了推動賑災方案，我們二人經常必須做長時間協商與研討；透過這樣的因緣，他對慈濟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有回我邀請他一同前往建地，他欣然接受，輕裝簡從地搭著吉普車翻山越嶺來到建地。他隨著我們工作、吃泡麵、睡在鄉郊野處，一週下來他徹底瞭解慈濟人工作的踏實精神，他告訴我們，儘管有一些中央官員心懷不軌，希藉賑災方案另作它圖，不過他絕對堅持正義到底，他寧可丟了官職也要讓慈濟維持賑災直接原則，讓慈濟順利地完成賑災方案，不受官僚文化干擾。

在卡納爾先生的努力及尼泊爾總理的全力支持下，賑災方案自始至終順利推動，沒有受到少數不良官吏的刁難阻礙，當賑災方案完成，愛心屋分配給災民的前夕，卡納爾先生辭去官職回到學術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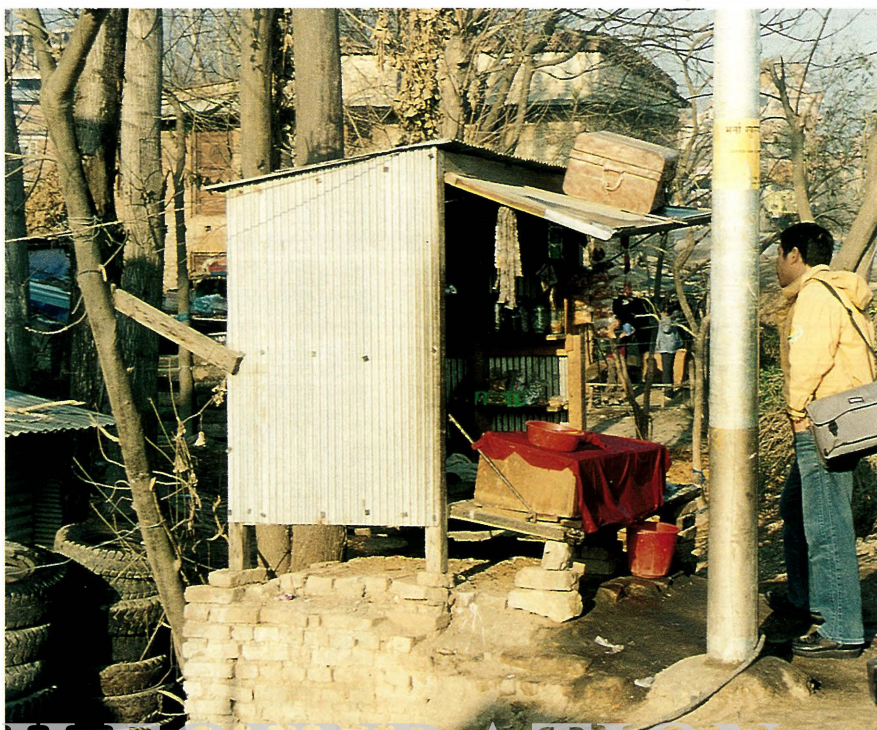
構，在熱鬧盛大的揭幕啟用典禮上沒有見到卡納爾先生的蹤影，據說他是守著電視機，與其他平民百姓們一樣從電視畫面中觀看愛心屋分配的盛況。

自卡納爾先生幕僚口中得知，卡納爾先生雖位居高津，但一直維持學者本色，事實上他對官場的醜態非常厭惡，早已萌生退意，不過爲了協助慈濟賑災方案順利完成，他才堅守著崗位，直到眼見慈濟賑災方案順利完成，他才安心離開，重回他優游自在的學術生涯。一九九五年六月份，我出國留學前最後一次前往尼泊爾時，我非常希望能親自與卡納爾先生道別，據說他離開公職後下午時間經常在王宮附近街角的小咖啡店裡讀書喝咖啡，我特別前去探望，只可惜沒能見到。至今我仍然非常懷念與卡納爾先生聚精會神討論賑災方案種種事項的情景，也更懷念我們搭著吉普車，在月色中穿越尼泊爾南方層層森林時沿路留下的歌聲及笑語。感謝能有卡納爾先生這位清官，讓尼泊爾賑災方案走得更順利更圓滿。

■ 勞特哈特縣賈拉一三百戶慈濟社區一角，發放典禮開始前，受益戶陸續前來報到。



路上常見這種半坪不到的小雜貨店，
所販賣的東西琳琅滿目，
可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TZU CHH FOUNDATION